

現在是大沉寂

周國偉

楊牧的「輓歌一百二十行」發表在今年三月的現代文學第三期，我們大可拿來作這方面的參攷，希望從而加深大家對類似問題的認識和醒覺。他以貝類、蕨草、地鼠、村莊、殞石和鯨魚六種大自然的事物來映照人類薄弱的個性及自我的生命力。

……我們甚至
不再試探如貝類新生
反抗介殼的禁錮

……不能像
雪融時候的蕨草
傾聽蚊蚋的頌讀
在森林的一角
如此好奇興奮
抽芽生長並且參預
時間的循環
甚至不如躡足
的地鼠尋覓他乾燥的
荒土，陶穴甬復

還不如那焦落的村莊
曾經派遣守衛的
斥堠，構工抵禦
佈置它天譴的防線
在每一個可憐憫的
據點血戰

……我們又不如
熄滅的殞石執著
地球經緯的坐標

是的，我們還遠遠不如
注定絕種的鯨魚——
……………
宿命地向北方
回歸，通過捕獸者的
火炮和標槍，以殘餘的
生命高亢地
追逐交配

不是嗎，貝類、蕨草、地鼠、村莊、殞石和鯨魚都是在極度艱苦中掙扎，表現出高昂的生命力——個性及自我的生命力、意志的生命力。這些東西的成長過程其實與我們人類十分相若，同時面對著生死、順逆等時序；猶如詩中的季節性是那末強烈，這是作者有心安排的一種對比——鯨魚在春夏秋冬間的傷亡、期待和新生，透過深刻有力的成長階段和意義，我們從痛苦的生活裡，感悟到意志力之所以必須存在的因素及條件。

……祇是
我們竟安於大寒
七原色疊合的冰點
聽任思想凍結，感情
凝固，安於大沉寂
中央一點黑

香港根本便是一個畸形的社會，各人都在拼命賺錢，大家的利害都繫乎工商業的「安定繁榮」，除了面向金錢，誰會努力辦事？社會是不會特意提供甚麼有利的條件，讓小撮人從事文化工作，然而，這不正是我們拿出衝勁，表現意志的時候嗎？

3, 後語

本港現今的文藝刊物，約有羅經、詩風、秋螢、大拇指、海洋、當文等，表面上，較三數年前是熱鬧許多，可是，從創作水準及組織上看，它們都存在著或輕或重的問題，不是方向有所偏差，便是組織處於低潮——僵固、散渙，未能發揮應有的光熱，引導更多年青人投入，準此，筆者才會說「現在這是大沉寂」，或許，這僅是杞人憂天，姑勿論如何，希望本港那班搞文學的朋友，能夠更積極地努力，堅守陣線，期待春夏之降臨。

1, 前言

小綠，青年文學獎與港大文社對你來說，相信都是過時且過重的包袱，再眷戀它們，你的腰背及心胸，定會被壓扁。

2, 正題

衝動，是年輕人的特性。衝動令人粗率魯莽，但同時，亦是辦大事的原動力。設若能夠把這股衝動好好修養、調適，我們當能更持久地揭櫫、推展一點甚麼理想、運動。

很多人年青或求學時，內心流淌著某些熱血，某些壯志，或是改革社會、或是獻身文學、或是……可是，隨著「社會經驗」的遞增，他們的價值觀念即使不是與前背道而馳，也會對往昔的抱負逐漸疏離，畢竟，眼前的社會是那末方便地為大家，尤其是高級知識份子，提供更多樣化的娛樂和刺激，這些都不斷誘惑地跳躍在我們身旁，（例如電視節目及廣告）。另一方面，年青人不切實際好高騖遠的弊病，每每便輕易地跌倒在「社會現實」之前，正如兩人決鬥，若其中一方青筋暴現且張牙舞爪，他其實是「無料」的，祇要對方一拳冷冷擊中，即不支倒地。所以，不少人的經歷是從對某事的亢熱，一下下被時間消磨至冷卻。他們欠缺了一項重要元素——修養的衝動。當然，深切的認識是其基礎。